

海天鴻雪記

第四本

海天鴻雪記

世界華報館刊

著者重校本

海天鴻雪記目錄

二春居士編南亭亭長評

第一回

一品香蔑片吃鑲邊

小廣寒冤家攀相好

第二回

妒求凰羣雌弔膀子

仗拉馬關客割靴腰

第三回

雨絲風片燕燕于歸

草長鶯飛魚魚打草

第四回

續幽歡同衾顏怱怱

誠豪飲促膝意纏綿

第五回

微波脈脈車走雷聲

別夢依依句裁天上

第六回

話前塵親朋獨口苦

解宿怨姊妹兩顏酡

第七回

味蘼園論世觸牢騷

蒼芳里談心驚歲月

第八回

苦泊懽蘇綬夫落魄

初訪艷余鈞伯虛心

第九回

買金表串黨逐蠅頭

用銅洋當場露馬脚

第十回

八圈莊追隨情切切

一夕話相對雨瀟瀟

第十一回 大老板想騎大棗騾 小公館專又小麻雀

第十二回 別脚生有心敲竹杠 曲辮子拚命做花頭

第十三回 好姻緣填成薄命坑 空歡喜幹出搭漿戲

第十四回 板面孔當筵討局帳 挖腰包背地托媒人

第十五回 看馬戲闊少惹情魔 吹牛皮阿姨弄花巧

第十六回 聽流言忽著絕交論 息物議還仗繫鈴人

第十七回 踐密約重訪撮合山 覓芳踪兩遊安壘地

第十八回 金鐘罩粧樓悲身世 銀檯面戲館競招搖

第十九回 鑽圈子徹骨害相思 學時髦妍頭成倒貼

第二十回 競先鞭跌翻老門檻 探急病打破悶葫蘆

980347 62点

復旦大學圖書館

海天鴻雪記第十六回

二春居士編

聽流言忽著絕交論

息物議還仗繫鈴人

按徐君牧在高湘蘭家。正和湘蘭談得高興。忽然一個人送信進來。君牧看時。正是自己的管家陳福。手裏拿的却是一封電報。說是蘇州來的。君牧聽見蘇州電報。曉得必是家裏發來的。但不知有何要事。心中甚爲着急。湘蘭道。倪該搭有電報書。裏翻出來看看。當下就親自在書廚裏找了出來。又春按着電碼逐一查去。君牧拿筆註出。是上海大馬路。逢吉里。徐君牧鑒。三姨病危。速回十八個字。君牧看了。躊躇道。勿知俗格毛病。唉。湘蘭忙問誰有毛病。君牧告訴了他。湘蘭道。格是耐要轉去哉。唉。又春道。嚙。撥信

就來電報。叛是急病。我看耐總應該轉去一埭。故歇也不過一點鐘。今朝動身。還來得及格勛。君牧盤算了一會。歛地在身上檢出一張鈔票。交代陳福道。耐先到戴生昌去寫一間房。船票子。我到屋裏轉一轉。就上船呀。陳福奉命自去。君牧也就起身。對湘蘭道。倪要歇日會哉。啞。又春道。我來送耐上船。當下兩人匆匆就走。湘蘭親自送到扶梯邊。說了些一路順風的話。然後回到書房。阿珠趕着替他挽好了頭。湘蘭對着鏡。畫眉勻粉。足足收拾了幾個鐘頭。等到新粧乍竟。已是暮色蒼茫了。湘蘭吩咐喊馬夫。阿有上樓問道。耐今朝餉到陳大人搭去。阿有道。上半日十二點鐘去格。湘蘭道。人請看見。阿有道。勸看見。聽俚篤二爺說。該兩日勿大出來。湘蘭聽說。甚是詫異。想着自己同陳耀卿雖是初交。但耀卿是湖北著名的紅候補道。目下好幾個優差。進益頗爲可觀。他家裏又

本有鉅萬產業。聽說在堂子裏揮霍。徃徃千金一擲。闊綽非凡。此番一到上海。就跑了來。自己總以爲是個好戶頭。十二分的對付他。據他說。居然有討我的意思。這幾天忽然絕跡。其中必有緣故。又想自己雖是聲名狼藉。陸耀卿到上海。沒有多久。未必能攷查得清清楚楚。就使攷查出來。目下大名望老牌子先生的政策。又大都如此。所謂小疵無害大醇。這個道理。又誰不曉得。況且自己同那個人又新近拆開了。他既能攷查。難道又不曉得這個消息。打算再打發人去請。又恐怕碰着釘子。弄得無趣。躊躇了一會。又想着他頭一次是湯質齋領來的。質齋同他天天在一淘。我何妨先去探探質齋口氣。相機行事。想定了主意。忙叫阿有配了馬車來坐了。逕奔新馬路梅福里湯質齋家。却好質齋還未出門。彼此見面。湘蘭先說張園回來。順便相訪。質齋笑道。謝謝耐哉。皖湘

蘭道該兩日阿看見大人。質齋道：有好幾日勿看見哉。耐搭總到格碗。湘蘭笑道：倪搭也有好幾日勿來哉。格齋來問耐湯老爺。質齋道：耐搭勿到，倒詫異得勢。湘蘭道：格是也。噫，捨詫異。不過陳大人篤公館裏，倪勸去歇自家去請，像煞有點勿便。故歇想拜托耐湯老爺搭倪帶信請請。倘然陳大人心浪嫌鄙，倪待慢也。拜託湯老爺告訴聲倪。耐湯老爺總算一逕看得起我格夷，是熱心人格。我勿怕討惹厭來拜托耐湯老爺。格看官須曉得，時耀卿本來是個著名的大冤桶。他久慕上海高湘蘭的盛名，所以一到就去請教。湘蘭的外交手段，又是一等不多幾時，已弄得耀卿昏天黑地。但是湘蘭算不做生意，局是不出的。耀卿譙會應酬，叫了三馬路的老花寓。那花寓也雅負時望，年紀將近三十了。他待客人的宗旨，是專用柔情密意去束縛較之。湘蘭驚才絕艷，背道而

馳。所以他同湘蘭。面子雖然要好。底裏甚是猜忌。有一天晚上。耀卿約定湘蘭去吃大菜。豈知跑了去。湘蘭已經出門。耀卿等了好一會。不見回來。心裏甚爲懊悶。一個人跑到一品香去獨樂樂。却遇見了花寓。轉了個局。陪着耀卿吃了二客大菜。特請耀卿去看馬戲。又請耀卿到他家去吃稀飯。磨到兩點多鐘。耀卿大有問鼎之意。花寓婉轉推辭。似乎說他同湘蘭姊妹要好。不從。越俎而謀。却說得伶牙俐齒。耀卿聽了。格外器重。就把湘蘭那邊的愛力。移了一半。到他身上去了。後來每逢到湘蘭那裏。不見湘蘭。就到花寓。花寓看見。占住了脚步。慢慢地放。出攻擊湘蘭的手段來。有天耀卿說起。湘蘭常不在家。不知所忙何事。花寓嗤的一笑。却不回話。禁不住耀卿再三追問。花寓只好把湘蘭如何姘識。戲子如何外頭有幾處小房子。如何告訴人說。陳耀卿是個大冤桶。要大大

的敲他竹杠。演說了一遍。耀卿不禁大怒。登時立下重誓。說是從此不與湘蘭交涉。花寓却是婉轉解勸。耀卿百執不回。從那日起。耀卿竟不到湘蘭那裏去了。這樁公案。湯質齋通通曉得。但是陳耀卿叫他不要說起。所以質齋初見湘蘭。也故意裝傻。禁不住。湘蘭幾很高帽子。拿他單住。質齋就一五一十告訴出來。花寓戳壁脚一層。却沒有提起。這是恐怕湘蘭花寓兩家開釁尋仇。鬧出大是非來。所以特地瞞過。也是弭兵的政策。當下湘蘭聽了質齋的話。怪了一會。却笑說道。陳大人倒有主意格。我說俚勿來。總歸有捨格講究哉。耐湯老爺還要鬼頭關刀。勿肯告訴倪。倘然倪再去請俚。阿要鴨屎臭。質齋道。我告訴仔耐。恐怕耐動氣呀。湘蘭道。格未有捨格動氣介。倪爲仔怕煩勒。勿高興掛牌子做生意。陳大人來勿來。本來隨俚格便。倪夷勿是靠俚開銷格。比勿得掛牌子。

格勒推扳勿起。爲仔該點事體要動氣也。犯勿着碗。質齋看見湘蘭真不動氣。甚是佩服。湘蘭也就起身告辭。回到家裏。就叫馬夫阿有到花叢日報館去請金老爺來吃夜飯。阿有答應就去。不多一會。金月溪到來。果然沒有吃飯。湘蘭忙叫搬菜燉酒。自己陪着閑談了一會。也吃了一碗飯。又請月溪到自已臥房裏。密密切切的談了。一會。月溪纔去。一宿無話。次日湘蘭飯後。正在房裏梳頭。忽聽見粗做老娘姨在樓下喊道。湯老爺上來哉。湘蘭忙叫大姐阿銀請到房裏坐地。只見質齋款步進房。手裏拿着一張報紙。對湘蘭道。勿好哉。報浪上得一塌糊塗哉。湘蘭忙問道。俗事體介。質齋坐下。拿那張報紙展開。阿珠問道。該張是俗格報介。質齋道。生來是花叢日報呢。別格報館裏阿來管該種閑事介。當下就把報上一條指給湘蘭看時。只見標目是名姝遇騙四個字。接着質齋

念道高湘蘭自卜居安康里後。閉門謝客。非與深交者。不能輕叩花下銅環。忽有某大人者。據云自鄂中奉差來滬。由寓滬之業主政介紹。得與湘蘭訂交。湘蘭以其大人也。極意款之。大人於是所夕留連。托湘蘭買衣物。湘蘭碍於情面。俱爲籌墊。計前後共墊去千金。大人始終不名一錢。近日不知何故。大人忽然絕跡。湘蘭使人偵之。則又盤踞於三馬路某校書處。行藏詭秘。或疑爲騙子一流。至其姓名一切。探明再錄。質齋念罷。湘蘭又叫他解釋了一遍。質齋道。該格事體。連我一淘上勒。海倒討厭。曉。湘蘭道。陳大人翻曉得勒。質齋道。就是俚看見仔報勒。寫信關照我格。湘蘭道。報館裏格信息。實頭靈。街勢。質齋嘿然。停了一會。問湘蘭道。花叢日報館裏格人。耐是認得格。曉。湘蘭道。格辰光。有個主筆。是認得格。故歇。勿知阿勒。海。質齋道。俚報浪實梗上。雖然怕是勿怕。俚不過

撻撻

只管囉囉嚇嚇上起來。也討厭得勢。故歇上勒浪格。耐是蠻有面子。陳大人是自家闖格禍。倪也帶累鞞海。阿要勿失頭。剛剛我對陳大人說。事體總歸要去弄好格。勿然大家才犯勿着。故歇陳大人。人才托格我。耐看那醇辦法。湘蘭道報浪格事體。勿去理。俚上仔幾轉倒也罷哉。耐去搭俚說說。總要交落點。花籃日報館裏格人。總有人認得格。陳大人既然托仔湯老爺。我看還是湯老爺另外托人去尋。俚篤格好。我軋仔下去歇。兩日人家說起來。總是倪串通仔報館裏格人。敲陳大人格竹杠。質齋道。嘎唷。耐夷要瞎疑心哉。耐叫我另外托人。我自家事體忙得勞。恰人高興捏仔鷄毛當令箭。各處去瞎跑。介作興今朝託勿着人。明朝報浪再上出來。我倒對勿住陳大人哉。晚耐報館裏既然認得格。老老實實趕緊去請俚篤來。搭我碰碰頭。說開仔末完結。耐說恐怕有人說耐敲陳

耐

大人竹櫃。我老實對耐說仔罷。陳大人。生來是胡桃裏肉。勿藏。勿出來。格耐結交仔。俚多化想。俚格大好處。我看耐該搶勢。裏勿撈。轉俚點也。嘿撥日。脚格哉。湘蘭聽說。曉得質齋到了。自己一條路上來了。當下點頭說道。湯老爺閉話。倒也勿錯。不過請俚駕到該搭來。我看勿便。質齋道。格末倪一淘到一品香。再去請俚駕來。阿好。湘蘭連聲說好。却好頭已梳好。質齋逼着揩面換衣。一同出門。阿有已駕車伺候。質齋是坐了陳耀卿的馬車來的。兩部馬車。連驪急駛。逕奔一品香去。佔了裏面一間房間。忙寫客票去請金月溪。票角上註了知名不具字樣。等到上燈時候。纔見月溪匆匆到來。湘蘭迎上去道。金老爺。長遠勿看見哉。說着。卽指着質齋道。該位是湯質齋湯老爺。當下金湯兩人彼此招呼。說了些久仰的話頭。纔一齊入座。湘蘭對月溪道。今朝請金老爺過來。要請教

椿事體。勿知阿可以。月溪忙問何事。湘蘭在質齋身邊取過那
報紙。遞與月溪道。就是爲仔今朝報浪上倪格事體。該格事體。
女請教金老爺那。哼曉得格。月溪接過報紙。看了一會。纔眉道。事
體是訪事。寫進來。格隨問湘蘭道。該格事體。到底阿是實梗。質齋
道。說道。事體末自然。總有點因頭。不過倪搭陳耀翁才是面子浪
人。上出來總歸勿大好看。湘蘭道。事體總歸是倪勿好。不過倪是
做鑼。敲鼓。敲也。嚙。恰要緊。陳大人湯老爺才是做官格人。要顧
四子格。故歇陳大人託格湯老爺。想託耐金老爺想想法子。質齋
拔着問道。明朝報浪阿有。月溪道。像煞有格。說着。又纔眉。晃頭。俄
延了一會。說道。故歇倪館裏主筆房裏有好幾個人。篤格。該格。
事體。故歇我也勿能做主頂好。讓我轉去商量。商量再來回復。當
下質齋湘蘭一齊說好。月溪起身就走。質齋湘蘭俱說了些費心。

拜託的話。日溪徜徉自去。第十六回畢。

南亭亭長加評

以姘戲子爲大名望老牌子先生。應盡之義務。作備

花寓於陳耀卿。純以陰柔浸潤。

湯質齋於陳耀卿始而迴護。繼而坑陷。是因顧惜自己聲名而起。由名字轉到利字。遂生出無數機械文法。亦迴波往復。不可思議。

高湘蘭不肯介紹金月溪。不肯做主。俱是極時髦人作用。

海天鴻雪記第十七回

二春居士編

踐密約重訪撮合山

覓芳踪兩遊安塏簾

按高湘蘭湯質齋在一品香請了花叢日報館主筆金日溪來商議報上的事情。月溪隨即回館。湘蘭叫侍者把點菜寫好。又等了好一會。月溪仍是匆匆而來。湘蘭忙請點菜。月溪寫過。隨對質齋道：「事體我搭俚篤商量歇哉。報館裏規矩是有聞必錄。事體實在有分。事格也囉。處叫報浪弗上。不過大家才是認得格。總要顧點面子。故歇俚篤是實梗說。」陳耀翁既然真格是一位觀察公。有差使勒裏上海也犯弗着白叨光堂子裏人。到底湘蘭搭俚墊仔幾化銅錢。叫俚還脫仔未完結。質翁耐看那啣。湘蘭道：「故歇是要。」